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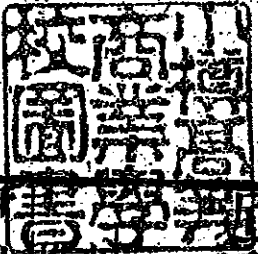
小 高 等 商 業 學 校
 圖 書 館
 總 冊 數 九 門 部
 五 七 冊
 四 一 冊
 三 九 冊



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
格物窮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永按此言心未通乎道窮理而已。後言窮理者。或論古人是非也。欲通其是非。又卽以此為窮理。意與此異。蓋彼欲究其

近思錄

卷之三

是非之實而此則億度較量理未明而強辨論也亦因長文之失而告之○伊川先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以眾人

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

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

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方也

朱子曰伊川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

曰所論大槩有若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之

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

小出入時有之本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

見髮髯爾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

能無差乎朱子曰橫渠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

暢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

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如以太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欲知得

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

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

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

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永按此條本欲人致思慮但其自得與否心氣上亦可驗之學者致思當由勞苦而後得悅豫若慮其致心疾而曰因學道思慮心虛

則憚勞者之辭耳。惟思慮過苦者當如上條完養之說。○今日雜信鬼怪異

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

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永按燭理明則鬼怪之事皆可以理斷之。理有常變

怪者亦不足為異也。○學原於思。朱子曰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所

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

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

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

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日問

月至焉與不息者全別此言略相似何也。朱子曰若論到至處却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

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問忠信

永按玩味聖人氣象亦窮理之事也。○問忠信

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

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

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

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

有之也。葉氏曰固守者勉強堅持固有者從容自得。○永按非固有者未嘗真知故也。未

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永

此言未致知亦不能誠意耳。非謂誠意功夫有等

待也。故朱子嘗云為學次第雖有先後然須用一

齊做去。如格物致知而后誠意不成說物未格知

未至且未要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

然次序如此。非謂做一件無餘。方做一件也。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朱子曰。程子論知之淺深。從前未有人說到此。○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啄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意自實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朱子曰。程子晚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當以是為的而深求之。○葉氏曰。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凡一物上有一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朱子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書。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物。接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本註又曰。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問一理通

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朱子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卻有漸，無急迫之理。○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固，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問：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莫太執著否。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其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卻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將去。○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

然有貫通處，便是約。○程子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物云云。方理會得。○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問：於窮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耶。朱子曰：這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程子此說，與中

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也不得。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卻致工夫不專一也。○問：伊川此說與延平之說何如。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恁地，終身不長進。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

回，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某氏曰：直知事理之當。○問：觀物察已

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

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

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

木皆有理，須是察。本註：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豁然有覺處。○問：觀物察已，遺因見物反求諸已。

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朱子曰：這理是天下公

共之理。人人都是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

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知得事

物上是非分明，便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知得事

才明彼即曉此。○於這一家心下是非分明，所以說

之知亦知得一分。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

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

格之外別有致處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

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

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

程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問：草木當

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如麻麥稻梁。其時種甚時收。地之厚薄不同。宜植某物。亦皆有其理。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遠以為存心於一草一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放沙而欲其成飯也。○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此一段尤要切。學者所當深究。○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四端。與夫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可以如何使。那底可以如何用。皆所當理會。○問：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

皆濁濁久自明快。

朱子曰：思索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

御自。○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朱子曰：程子好問。以類莫是此。這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當止於孝。為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云。始得。○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徒頓。只是近傍那曉得處。換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只管換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今人不會以類而推。不會先理會得一件。卻便理會那一件。須是劈初頭要理會得分曉透徹。○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問：程伯子云：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叔子云：近思以類而推。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似不同。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己耳。叔子則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固得其本旨。然不參以類。

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思默造為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故二子之說。不可以偏廢也。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

與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論。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

則學為疑。捷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問橫渠物怪神姦書。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理之常。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委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子貢謂夫子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葉氏曰。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

理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

可得也朱子曰子張謂執德不宏宏字有深沉重

輕浮所可得此語最佳○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

人處猶是心麤問顏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朱子

便麤加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

賦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麤伊川說未能不勉

而中不愚而得便是過說得好○顏子尚心麤人

未至聖人猶是心麤○心麤學者之通病顏子

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與離無毫

髮間則天理常存人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

欲消去其庶矣乎

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朱子曰

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

亨凡事皆如此且如看文字見這說好見那說又

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

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博學於文

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

事埋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

處則翻來覆去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

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

近思錄

卷之三

七

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義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人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新見來。○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橫渠孟子說。○葉氏曰。思之辨之功。則其窮者。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通。而所得者深。○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年來難盡曉者也。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問門庭。豈容各立耶。朱子曰。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門庭。卻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尚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揚子揚雄法言中語。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學者不泥文義者。又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

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朱子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使不相礙。○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瑩中程子門人子日者。玉通答或人之語。○承

按此言道理各有地頭。經義各有指歸。不可抗之使高也。○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

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

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永按終

日乾乾。不可以盡易。無窮。不可以了逝者。皆欲學者親切觀書。毋以高遠浮泛之言。儻侗說過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

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

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

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

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

讀也。葉氏曰。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凡

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

為。乃有益。葉氏曰。治效遲速淺深。當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凡解經不

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下同。○永按

之謂有。關繫處。○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

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

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人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永按尹子之學要約而篤實。蓋終身守此言者。○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問初學當讀何書。朱子曰。六經語孟皆當讀。但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卻以他書填

補去。○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到何處。明日行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著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淡洽無可得。看後方看。○論孟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章。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子曰。學者若先讀得語孟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讀

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

子聞得底。子貢未必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

學者。豈非大幸。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葉氏曰。甚

生猶言。非常也。○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

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

終身儘多也。朱子曰。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

矣。○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

此方。○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

是入頭處。如此讀。○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

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永按此猶前

經甚省力之意。其實治六經自有功夫。朱子曰。讀書

云。語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讀書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

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

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朱子曰。此條程

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會求聖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把已意放裏面。胡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問易其氣。是如何。日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之意。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讀論語孟子。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說放心下。○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

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答呂
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使通貫浹洽。○論語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中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歛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本註。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朱子曰。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爲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興起人

善意不得。今日先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
熟讀。徐徐玩味。彷彿見詩人本意。卻從此推尋將
去。方有感發。○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謝顯道
觀其委曲折旋之意。自足以感發善心。○謝顯道
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
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
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
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
伯淳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
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
炙之也。外書下同。○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
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

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
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朱子曰。讀詩便使
人長一格。今人讀
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要。然興起
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不
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
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
作文當如此。葉氏曰。詩言周家豈不顯乎。言其顯
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朱子曰。此大槩
說讀書之法而已。若論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堯典都是治
民事。舜典都是事君事。然亦是治民事。或曰。若論

堯舜治民事君二典亦不足
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

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

末

永按中庸語道高卑本末皆兼之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

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

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
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

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存乎人焉。文集下同。○朱子曰：陰陽有相對而言者，有之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之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以從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以從則見之類是也。○隨時變易以從道，如乾初則潛二，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日、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無問也。○自象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不能外。所謂無問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一源也。也。○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眚而萬象昭然已具也。曰顯微無問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創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以為無問也。○體用一源者，雖無迹中已有。所以為無問也。○體用一源者，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問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言一源。○有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問。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延平。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觀會通是

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欲理會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慕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今學者卻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問易傳序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伊川先生答張闕中者也。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永程子云。易傳已成書。但還旋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朱子白。伊川晚年文字。直是盛得水住。○晚年所見甚實。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易得其理。則象數在中。固是如此。然派流以觀。卻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專無實易。差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朱子曰。以前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卻欠。○伊川說象。只似譬喻。看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今卻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卻只就象上推求道理。不可為象底意思。便與做無。如潛龍便須有潛龍之象。○伊川易傳亦未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卻輕之不問。似斤息象。

此處卻易傳下同。○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夫九二象傳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葉

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弱不能進也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

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

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

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

可見。震六五傳。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

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

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

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

合乎中。○言中則正在其中矣。蓋無正則做中不

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如夷惠諸子。其正

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如飢

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

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中須以正為先。若

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如欲行賞罰。須是

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量賞之。○問胡先生解

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

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

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

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

字翼之。號安定先生。

生○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朱子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者。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卻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事。○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一眾人得之，亦可用。事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卻恁地說。○問程易說理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云云。其說也好。似他解時，依舊只作三百八十四般用。○程子解乾九三去，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程子笑胡安定以九四為太。子云云。此說極是。及到他解易，卻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君臣父子以至事物，莫不皆然。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

對是困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

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

聖人見識，直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

安得不差。朱子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

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

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伊川有一段云：

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說得好。及到透卦解釋，卻分

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

何嘗有此。○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朱子曰：程子

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

是五相轉易之義。觀先天圖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東本是陽。西本是陰。東邊陰畫。皆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自東邊來。輔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是指此否曰。看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說。都不會去問他。○葉氏曰。反復如復如成恆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作易自天地

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下同。○葉

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原也。○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

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

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九子。若

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

識則自添減不得也。葉氏曰。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

易。而後為得也。○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

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有問盡性至命者。朱子

看文字。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云。後

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且要將聖賢言語。大

第看得分曉。自然自得。○葉氏曰。游氏或未之深

思。持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直攻

其心。欲使反。○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

分。後人更須自體究。永按此程子不自足之意。然

子又有本義以補。○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

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五迭興。三重既備。予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問川謂顏子嘗問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引以爲據耳。○四代之禮樂。是經世之大法。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然四代之禮樂

是以善者為法。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
是以不善者為戒。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
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
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
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朱子曰。春秋大義。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百餘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伐大邑。不過見諸侯擅與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如三小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程子

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卻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夫觀百觀其子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朱子曰。春秋序云。雖德非禹湯。亦可以法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

乎。語有欠。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五經之

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

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問何物為權。義是也。朱子曰。如人犯一罪。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須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密。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時看春秋。黃聲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子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何。問程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貫通。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勢。○伊川論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尹和靖謂伊川

無此言。此兩句即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葉氏曰。觀高祖寬大長者。能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以次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

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滄夫。著唐鑑。○問。范太史文字。朱子曰。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便多脫了。○胡致堂讀史。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

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卻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太極生兩儀。自一箇生出。次以至無窮。便是精。○永按。謂序卦。非聖人之蘊。韓康伯說。○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錘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昇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念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

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朱子曰。天官之職。是總事。且家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區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區處不。況於先事措置。思慮。豫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心頓在無用處。才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理會過。今文字前。如何柰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本註詩人之性情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者言語。今

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朱子曰。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是將自家意思去等候。詩人之志。來等得。來自自然。相合。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尚書難看。益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問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他書。卻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太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益書如何看得。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

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朱子曰：張子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朱子曰：讀書須是成誦，方情熟。今若人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齒莢，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

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為佳耳。○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董道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橫渠謂讀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繫於春秋。未有說。朱子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揣，正橫渠所

近思錄 卷之三
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近思錄卷之三終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

近思錄

卷之四